



老城·老街·老者

倪贤秀

始建于公元578年(北周政宣元年)的菏泽,是一座跨越了1441年岁月的老城,她原呈正方形,边长3华里,周长12华里,素有“曹州城72道街、72口井、72坑塘”之说,可谓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

那些年,我在菏泽老城区旅游采风的时候,时时感受到老曹州特有的独特风貌,让人心感感动。悠久的历史,厚重的人文,幽雅的风光,古老的街道,这里的一切都令人流连忘返,印象深刻。然而,很多年过去以后,彩色的记忆开始变得黯淡,只有一位幸福老者,却依然在记忆里无比鲜活,就像在昨天才刚刚邂逅,却永远不曾淡忘,因为这里有老曹州的根和魂。

当时,我暂时借住在老城区广福大街附近的一个老式社区,社区大门靠街角处有位老皮匠,支起个小摊做些补鞋、修拉链的皮匠营生。这种修鞋摊到处都是,最平凡不过。因此,我来来往往无数次,却从未留意过。

那些日子,脚下一双为我“服役”年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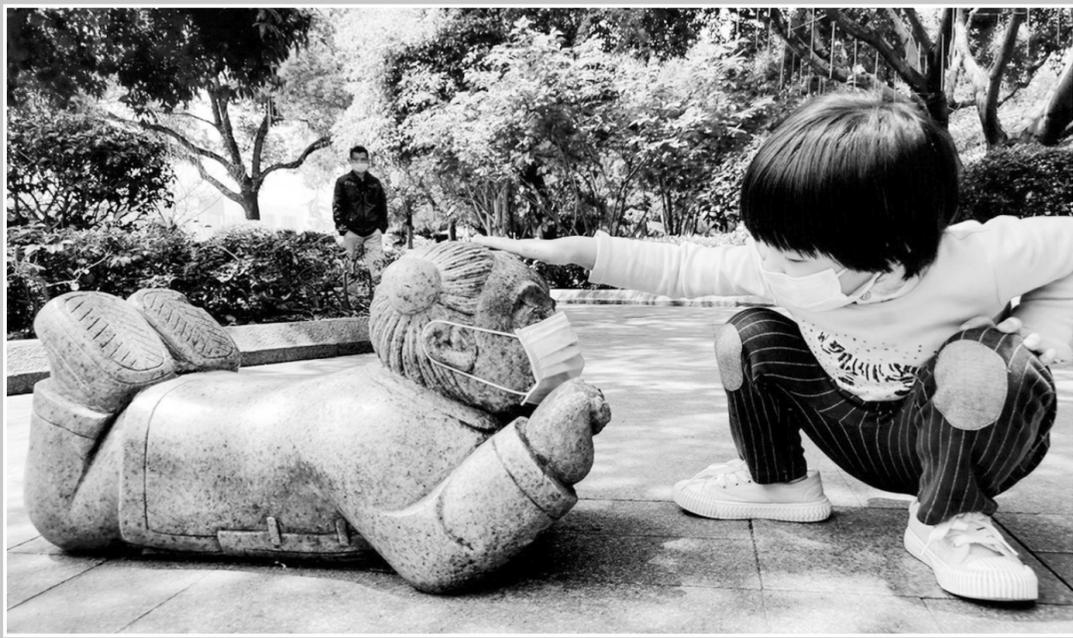
的皮鞋,鞋底磨穿了个小洞,雨天有点渗水。我准备扔掉,但又想不妨修修。我拎着那双鞋来到老人的摊前,这里凌乱芜杂,地上扔满了破旧不堪的皮鞋。他是一位头发略带花白的老人,坐在一张旧帆布椅子上,戴着一副老花镜,正聚精会神地用缝线机为一只开裂的鞋上线。他的膝上蒙着一块肮脏的破布,脚下边尽是些盛着铁钉、胶水、鞋帮的坛坛罐罐。老人身后的墙边,赫然还斜倚着一双拐杖,原来他不仅是一个平凡的老皮匠,竟然还是位“不良于行”的残疾人。

上前说明来意,老人停下手里的活,接过鞋仔细察看。“您看还能修吗?”“没问题,比这破得厉害的也修得多了。搁下吧,明天可以来取。”老人咧开嘴笑了,满脸皱纹虽然写着岁月的沧桑,但那一瞬却显示出由衷的快活与得意。

翌日,我又来到老人的摊前,还没等我开口,他就迅速瞄了我一眼,随即顺手从鞋柜里取出鞋递给我。接过来一看,正

是我的那双旧鞋,但已经大变样了:鞋底换了新的,崩了线的地方重新缝合了,而且鞋面也擦得油光锃亮。想不到我打算抛弃的“敝履”,竟面目一新。不禁心中一喜。“鞋底都换了,所以价钱要贵些。”“多少钱?”“十块!”“不贵,不贵,我本来打算扔了的。”我干脆蹲下身来与老人攀谈起来,原来他自小患有足疾,行走全靠双拐,幸亏跟一位皮匠师傅学了手艺,全靠此维生。收入尽管微薄,但不怨天,不怪地,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日子过得艰难却心安理得。尤其是现在他也有了属于自己的那份退休金,生活更加幸福了。但他依然闲不住,每天坚持出摊,为居民和游客服务,只收点成本费,他不是为了多赚点钱,而是真正喜爱这一份修修改改、缝缝补补的工作。

从此,我开始留意起这位平凡但自食苦力、勤勤恳恳的老人:看他戴着老花镜孤独地偏居一隅,全神贯注地缝缝补补;看他拄着双拐,艰难地拖着小推车出摊或



曹风

童趣

毛毛 摄

心灵站台

xinlingzhanantai

清澈的爱亦是最绚丽的色彩

曾艺

记忆中的儿时,耳边一响起气势非凡的口号,眼前就会浮现出官兵们伟岸的身影和整齐的步伐。人群中,身材并不高大的色色却一直是我眼中最闪亮的星。

我爱军人那一抹可爱的“橄榄绿”。橄榄绿是军装的颜色,更是军人的底色,代表着国家的和平、军人的青春。在部队时,色色有着“沙场点雄兵,热血固金瓯”的慷慨豪迈,离开部队后,他又投身到为退役军人服务的事业当中,继续践行着“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家国情怀。

最难忘

zuizuinanwang

那个年代,有慈祥的祖父母盼着,有热闹的老家等着的孩子是幸福的。和很多家庭一样,在大城市工作的夫妻在生育照顾新生孩子的时候,就会把可以自己玩耍的老大二送到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身边去。她出生时,哥哥被送回老家,妹妹要出生时,她也被送回了老家。

文的老家在牡丹之乡菏泽。小时候她听老人们拉呱,说菏泽有72个坑,72口井。印象中老家雨水少,生存离不开水井,生活离不开水坑。奶奶家住的好善街上前前后后就有三四个水坑。她没见过几口井,吃用的水都是在往南走半条街的机井那里压了挑回来的。洗菜洗衣服呢,在大大打出自己家的机井前,只能用街前街后的水坑里的水。

爷爷奶奶住在城北好善街的一个小院子里。这条街是从北边进城的主路,还没有铺上沥青和柏油,疙里疙瘩的,大概是泥土、煤渣、碎砖头什么夯出来的。从北面进城,过了护城河上的桥,过了低矮的土城墙,好像再过两条横路,在小学的斜对面就是爷爷奶奶家了。对了,正对面是严家的小卖部,也算是一个地标了。记得那时候的院门在哪儿,很少有窗口对着街面儿的,所以她家那个窗口应该是从侧墙专门开出来的,那窗台上摆着一些打火机火柴糖果什么的小货品,后面坐着一个像漠然地等着猎物的猫头鹰一样的老太太。

奶奶家胡同口的左右都是槐树,从一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是无数像爸爸一样“最可爱的人”心中那团不灭的火焰。

我爱军人那一抹崇高的“荣誉金”。每次进入书房,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那顶军帽,它被精心地封装在一个玻璃盒中,放在了高高的地方,显得那么神圣不可侵犯,军帽上那颗金灿灿的帽徽,格外耀眼。

依稀记得,幼时的我曾问爸爸能否再回部队,再次成为一名威武的军人。爸爸会心一笑说:“既然你那么喜欢部队、崇敬军人,那你将来像花木兰一样,再替为父从

军一次吧。”

从那时起,为国防建设而读书的理想,亦开始在我内心深处扎根发芽。

我爱军人那一抹奋进的“拼搏红”,红旗指向哪里,胜利就扎根到哪里!我很骄傲,曾在部队中生活过几年,那是记忆最深刻的地方,也是心中最美的地方。如今,出了家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部队,我仍不时有点“小失望”,但让我“小欣慰”的是,家中依然保留着浓郁的军旅文化气息。

书房中陈列着爸爸军旅生涯中获得的各

种荣誉证书,还有一枚爸爸最疼爱的宝贝——二等功奖章。这些红彤彤的证书和奖章,无时无刻不再向我传达着,爸爸激励我的那句话“拼搏到无能为力,努力到感动自己”。我要努力学习,因为军校和军营这座“大熔炉”,在既遥远又清晰可见的地方等着我。

时至今日,我常常梦见,长大后的我穿上军装,带着军帽,挽着父亲的胳膊在部队里穿行,就像儿时爸爸牵着我的手一样。

出彩的爸爸,多彩的军营,始终是我心中那一抹最绚丽的色彩。

孙瑞丽

小城里的小院



条大概几十米的比外面土路还要粗犷的缓坡往上走,夹道的是左边李大爷家屋子的山墙,右边李中家的围墙。走到头,左面是李大爷家的双扇木门,正面就是奶奶家带着个小门楼的双扇木门了。

老家的小院不大,里面有堂屋和东屋,坐北朝南的堂屋是爷爷奶奶的,用高到房梁的晃眼的浅黄色麦秸篱笆分成三间。中间自然是客厅,摆了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两边放着长条凳。家里人时,奶奶总是坐在西边太师椅上招待他们,主要的来宾坐东边那张太师椅,其他人就列席两边的长条凳。西边隔间里朝南的窗户外面是奶奶的桌子,然后一竖一横靠西墙和北

墙有两张床,是奶奶和哥哥的。两张床中间的墙角是一个高大的柜子,塞满了被褥衣物。人回来之后,和奶奶睡一个被窝,睡她的脚头。东边隔间是爷爷的地盘,也是窗前放张桌子,靠墙放一张床和一个衣柜。他房间的空地儿在需要时就搭上架板做成厨房。灶间在堂屋外面,奶奶和娘合用。到了冬天,堂屋和东屋都要点上煤炉烧水取暖。天特别冷的时候,奶奶被窝里会放竹笼子罩着的小炭盆。爷爷则用煤炉给自己烤山楂,烤红薯。

东屋是大伯、大娘和两位堂姐的住所,是砖墙分开的两间屋子。两个堂姐住外面厅里的双人床,床头是方桌和椅子,对面向

摆着的条凳,做饭时就把条凳并列,放上案板。大大娘住里屋。大姐嫁给复员的姐夫后,大伯就在西边给他们加盖了一个不到十平方米的小西屋。

堂屋和西屋之间就是灶间,里面是风箱,锅台,还有一口大水缸。灶间外面,奶奶的窗口外有一个两层的鸡舍,下面是砖铺就的鸡的“宿舍”,上面是舒服的干草铺就的下蛋孵蛋的“产房”。鸡窝前面有个宽宽的石凳,爷爷的窗口外有一张石桌子,都是整块的光溜溜的石板。石桌边是一棵不高但是茂盛的石榴树。

堂屋和东屋之间是一片有一棵苦楝树的空地,树下角落里是一个矮墙围起来的茅坑,此为女厕所。东屋和前面中医院院墙之间是男厕所,外面是一小片空地。在老中医家宽大的山墙后面排过去,先是一丛枝枝蔓蔓的枸杞树,然后是几棵臭椿树,一棵香椿树,然后是朝西的大门。门和西屋之间是一棵高大的枣树,每年都结很多枣子,但是大大又在东屋的前边新种了一棵枣树,说是可以结出丸子一样大的枣。后来大大为了家人的方便,在东屋的窗旁打了一个机井,虽然水不能饮用,但是洗菜洗衣服就再也不用去坑边了。既然要在家用水,就要有倒废水泔水的地方,于是大大又在臭椿树前面挖了一个四方的泔水池。

小院子的环境就是这样了,在小院子里,有家人,有树,有鸡和后来添的几只大鹅,加上来来往往的亲友邻居,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过着日子。

人间真情

renjianzhenqing

爷爷的铜火锅

李春润

我与爷爷素不谋面,只有爷爷留下的铜火锅告诉我他和家中的陈年往事。

爷爷出生于清光绪年间,卒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在这个世上整整生活了80个春秋。而我出生在爷爷走后的第二年。

我生不逢时,一出生就赶上生活的窘迫,老娘没奶给我吃。于是,她就请村里的工匠,将爷爷曾经使用过的铜火锅改造成能做饭的锅,熬小米粥给我喝。据父亲讲,这个铜火锅是爷爷的钟爱,也是我一个时代兴盛的见证。

爷爷是个和善、好客、勤奋,又有主见,且很讲面子的人。曾祖父去世得早,他12岁就帮着曾祖母理家,把两个弟弟抚养长大,并成家立业。弟兄仨分家后,爷爷自力更生建起了房屋,后又做起了金融方面的小生意,日子渐渐向好。家里也就客人不断,爷爷就用这口火锅招待宾客。爷爷理家很有智慧,他让父亲学医,后来父亲成了我们那一方享有很高威望的名中医。再后来,随着两个哥哥娶妻生子,拥有了子孙4代同堂的14口人的大家庭,继而又慢慢购买30多亩土地、车马骡犁等牲畜,农具应有尽有。大哥帮父亲料理药铺,二哥从事农耕,不觉间达到了当时人们向往的小康生活。

家虽然富了点,但是爷爷勤俭持家,善于施舍,救助贫寒的秉性依旧。当时,我们邻村有一人家,生活极度贫困,娘俩艰难度日,老人身患疾病,经常去我家看病拿药。爷爷不但不收他的药费,在年节还给他们些钱款。这件事,是被尘封了40多年后我才知道的。大概是1988年初冬,我听说这个村从台湾来了一位返乡老兵。我以《中国红十字会报》通讯员的身份前去采访。我自报了家门,他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不尽感激之

言。他说:“我欠你家的药费还没还呢。”于是,他就说起了新中国成立前他家穷,母亲有病,经常到我家看病拿药,爷爷从来不收他药费的往事。他接着说:“你家不但不收药费,在春节前,你爷爷怕我过不去年,还接济我点。”有一天,他突然被国民党抓去当兵,后随大军溃逃台湾,一走40多年杳无音讯。在他走后,老娘不久便离开了人世。那天我们聊了很久很多。他得知我父亲还健在,次日,就去找我家专门拜访了父亲。两代人谈起了生活的不易,时光的变迁,人情世故,人间真情。临走时他硬要丢下50美金。父亲怎么也不接受。他说:“权当我给母亲还药费的吧。”父亲说:“以前不收你家的药费,现在更不能要。”他含泪与我父亲握手告别。

孝老爱亲是爷爷身体力行塑造的核心家风。这个家风在父亲身上得到了充分彰显。新中国成立后公私联营,家里的药铺合到了卫生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国家供给锐减,每月只有6斤白面。这些父亲也舍不得吃,他拿回家中,给年迈卧床的奶奶熬稀饭喝,自己在卫生所靠吃菜团子度日。

喝着爷爷铜锅熬的稀饭长大的我,丝毫不敢沾污良好的家风。在外尽忠,在家尽孝。1998年,82岁高龄的母亲查出结肠肿瘤,生命垂危。在菏泽一家大医院工作的医生朋友劝我说:“接受现实吧,兄弟。”我硬是没听他的规劝,找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用中药治疗肿瘤的专家李佩文教授,给母亲医治。经过两周的治疗,奇迹出现了,母亲瘀血止住了,腹部肿块也渐渐消散,到了秋天还能剥玉米棒子呢。

时代在变迁,生活在变化,环境也在改变。但不变的是先祖留下的那种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忠诚孝道的传统美德!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楝子花开的味道

王晓慧



又到了楝子花开的季节。空气中有一股淡淡的清香,远远望去,一片片淡紫色的祥云,伴随着阵阵微风,扑面而来,一不小心就刺激到了我敏感的神经,勾起了情丝。

长大后为了逐梦,离开了家乡。此间闻着清淡的楝子花香,仿佛又闻到了故乡的味道,思绪也就飘到了遥远的童年与记忆里的故乡。儿时农村生活条件特别差。穿的衣服不像现在四季分明,只有冷暖。俗话说,“寒食寒十天,脱了棉衣换布衫,你说那话哄哄种,楝子花开才不冷”。我们小孩子为了脱掉那身厚重的棉衣,就盼着过寒食,再盼着楝子花开。于是每天都盼着院子里有那种很特别的清香味,楝子花开就暖和了。

今夜,皎洁的月光,轻泻在我身上,抚摸着我的脸庞,它也一定轻泻着故乡的脸庞。记忆里的故乡如此近又那么遥远,她蛰居在我心上,我却伸手扯不着她远方飘拂的衣裳。故乡的老院子很大,树多,有枣树、槐树、椿树,还有一棵楝子树。夏天一到,绿荫成片,很是阴凉。午饭的时候或者晚饭休憩乘凉的时候,邻居们各自端着一大碗饭菜,不约而同,相聚在阴凉之下。或靠墙而坐,或依树就蹲,或把半个屁股挤在土块上。每到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小满

张广亮

当小草顶破地皮之后
当百花纷纷向白云报到之后
当绿色把一切阵地占满之后
一场细雨
伴随着一阵撕心裂肺的疼
被寒风苦雨煎熬了一个冬天的你
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充盈时刻

原先又矮又胖的你
拉起身段变得更加风姿绰约了
墨绿色的衣裙也更加鲜亮了
一种成熟的美和甜美的香味
开始在广阔无垠的大地上飘散

一粒刚刚成熟的麦子

便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她那晶莹剔透的内心深处
有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
有多少悲欢离合的历史
曾经的沧桑
结成了痴
一代代传承

在一片像露水般纯洁的祝福中
杨絮给你披上洁白的王冠
鸟儿们也羡慕你的娇艳
你似乎显得更加矜持了
打起精神
从地心里吸取营养
迎接通往丰收的最后一道考验